

# 自序

我寫《台灣甲子》，是當作贖罪，過去我也曾經是彩圖百科全書的編輯，曾主編過一本《彩圖版台灣通史》，可是內容錯漏無比，卻為了強攻市場被印了出來，還在市面上大量行銷，當時的我真是無地自容，只好隱忍了，我離開了出版社，又失去信心。

經過了十年，我才敢再碰觸這個題目，然而，十年來為了求生，為了存活的血淚教訓，讓我明白了《金剛經》所說的，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」的一些道理。於是，我不再追尋歷史的真實性，或是再惑於其他人的論述，我只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生活，在生命裡找尋蛛絲馬跡，懷想先人的生活況味，和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米糧滋味，反省自己掙扎求活的心情，我想念父母親以前的生活教誨，於是有了《台灣甲子》一系列的小說了。

原始的台灣人真的是天生的樂觀主義者，那怕經歷了好幾百年的外族統治依舊天真，但是那些人那些事，竟是來亂的，現在，已經亂的連台灣人自己也跟著錯亂了！

但是不管怎樣，我雖是寫小說，卻也不能亂寫啊，總要有根據才能用人性去思考，在生活裡找尋前人的情懷，內容與情節才不至於錯亂，人物才不至於又是人又是神！或又是落入胡說八道的巢臼中。讀書人和做大官的人老是喜歡睜眼說瞎話，他們是連親自動手洗衣服也不會，這個我們不取。

台灣為何到現在還這樣命苦？人們還是繼續天真？也許我能用這故事來表達一二，《台灣甲子》的第一本《蓬萊仙島》是從台灣的地理位置開始，寫到葡萄牙人、荷蘭人、西班牙人、日本人，接著寫漢人，故事從明朝萬曆二十二年，西元一五九四年開始，更是在「裹足向前」裡寫到第一位主角少年洪枝逃家，才真正地進入故事本事。

也許有人要質疑小說內容的真實性？然而這就是小說啊，人物本來就都是虛構的啊！但是虛構的人物在真實的地方生活，也有時間，也有生活的證據，我只要盡力安排在當下，曾經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，生命和生活的一切，我並非古人，但是，我也是人，還是個女人，女人是太知道生活的況味了。

也曾有人說過，歷史是真有其人的虛構故事，小說則是沒有其人的真實故事，小說反映當代生活，歷史小說則是以當代人的眼光書寫過去的人事。很多人都不曾仔細想過，所有的歷史都是由下一個朝代的人所寫，根本也是歷史小說。我是不敢討論這種議題的，所以只能是小說了。我是小蝦米，絕對不敢對抗大鯨魚！那只有被吞吃的命運。

寫這部小說，我的眼淚從來沒有停止過，一點也不像我在寫《殷殤》之時的快樂，現在只怕將美麗島上的快樂人寫成淚人兒，蓬萊仙島曾經是快樂的人們所居住的小島，有布農族的八部合音如天籟，有美麗的阿美族人和勇敢的賽德克族人，還有很多很多好客有禮的家族，後人為何都說台灣的人情味濃厚，就是因為這裡的族人，本來就是富而歡樂的人啊！當我去電影院看魏德聖導演的《賽德克·巴萊》首映的時候，眼淚就從沒停止過，直到現在，每當我想

起那些畫面，聽見那些音樂還會落淚，台灣不該是苦地啊！

人生這樣苦難，女人更是辛苦，在這個仙島上的女人，過去是那麼自由，美麗又快樂的，也是寬宏大量的人，可怎麼到了現代，台灣的女人為了活下去，竟然變的這樣艱難呢？

這套《台灣甲子》首部《蓬萊仙島》已經完成，第二部《臨海水土》還在審校，故事裡面的人物家族都是虛構，官員的姓名可大部分都是真有其人，官廳的結構也許有些差異，數字來源於史明歐里桑親手贈送我的《台灣人四百年史》，其他佐證的背景資料，來自於這幾年在台灣出版的各類台灣史。

文中寫的海盜語也是真有其事。我家的老太爺就會說，他說了半天我一句也聽不懂，還跑去買了《康熙字典》回來研究唐韻的反切音組合，頗為有趣。

小說只是寫故事，讓人打發時間看了有趣罷了，千萬別

太認真了。台灣的地理位置和水土風情特殊，不該讓

蓬萊仙島變成鋼筋水泥之島，現今的世界正在不

變，這人生又短又長，瞬息之間，人生也只是故

事，是一篇小說，就讓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

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才好。

